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柳林风声]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 卜右文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柳林风声]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 卜石文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林风声 / (英) 格雷厄姆 (Grahame, K.) 著; 卜右文译.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8

ISBN 7-5004-4575-X

I. 柳… II. ①格… ②卜… III. 童话—英国—现代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8858 号

责任编辑 郭沂澍

责任校对 李小冰

选题策划 禹尧舜

装帧设计 傅树晟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8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3.90 元 (中英文两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河岸 1

春天那不满足的、渴望的神圣精神已穿透了他那黑暗而低矮的小屋。怪不得他突然扔下了刷子叫了一声，“去！滚蛋吧！”再加上一声，“让春季大扫除见鬼去吧！”便不等穿好外衣，一溜烟跑出了房门。

第二章 大路 15

蛤蟆在灰扑扑的大路正中坐下了，双腿撒开，伸在面前。他直勾勾地望着汽车逐渐消失的方向，呼吸急促，脸上一副满足的表情，偶尔还咕噜几声“噗噗噗”！

第三章 野树林 29

住在田野和树丛里的别的小居民在这儿所遇到的，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刻所感受到的东西——河鼠曾经徒然地努力想让他避开的东西：野树林里的恐怖。

第四章 狗獾先生 43

狗獾先生在餐桌主位的扶手椅上坐下，听他俩讲述自己的故事，只偶尔严肃地点点头，对无论什么都好像不觉得意外或惊讶，也从来没有说过“我早告诉过你不是”，或是“我一向就那么说嘛”之类，也没有指出他们应该怎么做，或是不应该怎么做。鼹鼠开始对他产生了极为友好的情绪。

第五章 温馨的家 57

那家是寒碇的、窄小的,家具也简陋,可那毕竟是他的家,是他给自己建造的家,是他在一天的工作之余回到那里便感到快乐的家。而那家也显然因为有了他而快乐,没有了他而思念,希望他回去。现在,家正通过他的鼻子告诉他:它悲伤,它责备,但是没有哀怨,没有愤怒。它只是痛苦地提醒他:它还在那里,它需要他。

第六章 蛤蟆先生 74

蛤蟆成了走遍整个快乐的英格兰都找不到的最坚固的城堡里最牢靠的监狱里最深密的地牢里的一个可怜巴巴的囚徒。

第七章 黎明前的笛声 89

此时鼯鼠突然感到一种伟大的敬畏降临他身上——一种令他的肌肉溶化、使他低下头、双腿固定在地面的敬畏。那不是惊慌失措的恐怖——事实上他只感到一种美妙的静谧和幸福——而是一种刺激着他、掌握了他的敬畏。

第八章 蛤蟆历险 101

蛤蟆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一次似乎非常白痴而危险的冒险行动。他心里怦怦直跳,步伐却尽量稳定。但是他立即惊讶地发现这事为他办得很轻松,因而很高兴。

第九章 向往远游 116

即使在夜里躺在床上时,河鼠也以为自己听见了忍耐不住的翅膀匆匆扇动着、颤抖着,从头顶的黑暗里飞过,服从着不容反抗的召唤。

第十章 蛤蟆继续历险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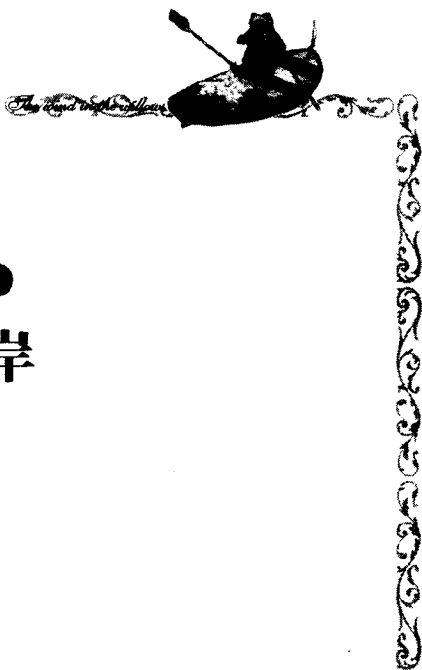
车上的人全都恐怖地喊叫起来，向他扑去。“抓住他！”他们大叫，“抓住蛤蟆，偷车的坏蛋畜生！把他捆起来，用链子锁起来，把他抓到最近的警察局去！打倒铤而走险的危险分子蛤蟆！”

第十一章 “眼泪像夏天的风暴般流淌” 154

蛤蟆向河鼠讲述他的冒险，主要强调自己的聪明才智：面对意外时如何保持冷静，处境困难时如何头脑灵活。

第十二章 尤利西斯归来 172

天渐渐黑了，河鼠带着激动和神秘的神情把每个动物叫回了大厅，他让他们沿着武器堆站着，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冒险行动着装。



第一章

河岸

整个上午，鼯鼠都在卖力地干活，给他的小屋子做春季大扫除。先是用扫帚扫，用鸡毛掸子掸，然后是刷墙，拎着一桶白灰浆，拿着刷子，爬梯子、上台阶、踩椅子，直干到腰酸背疼，胳膊也软了，嗓子和眼睛里都满是灰尘，一身乌黑的毛皮上溅满了白灰浆。春天的气息，正在他头上的空气里吹拂，在他下面的土地里脉脉流动，在他四周飘荡。春天那不满足的、渴望的神圣精神已穿透了他那黑暗而低矮的小屋。怪不得他突然扔下了刷子叫了一声，“去，滚蛋吧！”再加上一声，“让春季大扫除见鬼去吧！”便不等穿好外衣，一溜烟跑出了房门。头顶有什么东西在不容分说地呼唤着他。于是他向着陡峭的地道跑去。这地道直通地面上的碎石子大车道，而这车道是属于那些住在通风向阳的居室里的动物们的。于是他那小爪子忙碌了起来，先是抓、扒、抠了又钻，然后又是钻、抠、扒了又抓，同时对自己念叨着，“咱们爬上去！咱们爬上



去！”最后，“扑”的一声，他的鼻尖钻出了地面，伸到了阳光里，跟着，身子就在一大块草坪暖暖的软草里打起了滚。

“这太好了！”他自言自语道，“比刷灰浆有意思！”太阳照得他毛皮暖烘烘的，柔和的风轻抚着他的额头。他在地窖里与世隔绝，日子久了，听觉都变得有些迟钝了，鸟儿们快活的歌声钻进耳朵里像是在喊叫一样。生活的欢乐，春天的愉悦，又加上少了大扫除的麻烦，他乐得纵身一跳，腾起四脚向前飞跑，横穿草坪，一直跑到草坪尽头的篱笆前。

“站住！”一只老兔子在树篱缺口上叫道，“私人道路，六个便士过路权！”鼹鼠很不耐烦，态度傲慢，竟不把老兔子放在眼里，一时倒把老兔子弄得不知如何是好。鼹鼠继续沿着树篱一溜小跑，一边还逗弄着别的兔子，其他的兔子纷纷从洞口探头偷看，想知道嚷嚷些什么，却遭到他的嘲弄，“洋葱酱！洋葱酱！”他讥笑道。不等兔子们想出一句解气的话来回敬他，鼹鼠早已一溜烟跑得没影儿了。兔子们就像往常一样七嘴八舌地埋怨起来，“你多么笨，为什么不告诉他……”“好呀，那你为什么没有回答他……”“你原是可以警告他……”等诸如此类的话。当然啦，早已来不及了——照例总是这样。

一切都那么美好，似乎难以置信。鼹鼠跑过一片又一片的草坪，沿着矮树篱，穿过灌木丛，匆匆地游逛。随处都碰见筑巢的鸟儿、新绽放的花儿和新抽的叶芽儿——万物都显得快乐，忙碌，奋进。他却并不感到不安或内疚，自己的良心也没有在耳边嘀咕：“刷灰浆去！”他在这些忙忙碌碌的公民中间当了个大懒虫，不知



道为什么却觉得快活。看来，休假日里最好玩的说不定不是自己休息，而是冷眼旁观别人忙碌。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东一弯西一拐，突然来到了一条水源充沛的河岸边站住了。这时他觉得自己再快活不过了。他一辈子都没见过河——这只光光滑滑、蜿蜒蜿蜒、身躯庞大的动物，不停地追逐，轻轻地欢笑。它每抓住什么，就格格地笑着，把它们扔掉时，又哈哈大笑，转过身来扑向新的玩伴。它们挣扎着甩开了它，可到底还是被它逮住，抓牢了。它浑身颤动，晶光闪闪，沸沸扬扬，吐着旋涡，冒着泡沫，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这景象，简直把鼯鼠看呆了，他心驰神迷，像着了魔似的。他沿着河边，迈着小碎步跑，像个小孩儿紧跟在大人身边，听大人讲惊险故事，听得入了迷似的。他终于跑累了，在岸边坐了下来。可那河还是一个劲儿地向他娓娓而谈，讲的是世间最好听的故事。这些故事发自地心深处，一路讲下去，最终要向那听个没够的大海倾诉。

他坐在草地上，向河对岸望去。河对岸刚高过水面处有一个黑黑的洞口揪住了他的目光。他悠悠地思考起来：对于一个要求不高而又喜欢在河边有一间小住屋的人，那地方倒是个舒适惬意的住处。涨水淹不到，远离吵闹和尘嚣。他正呆呆地凝望，忽觉得，黑洞深处有个发亮的小东西一闪，忽隐忽现，像颗小星星。但是，在那样一个地方是不大可能有星星的。可它又太亮太小，不像萤火虫。然后，再一瞧，那星星正对他眨巴着眼呢，这就宣布那是一只眼睛。接着，一张小脸在亮光周围慢慢长大了，恰似一幅画，嵌在了一个画框里。



一张棕红色的小脸，长着胡须。

一张一本正经的圆脸，眼睛里闪着光，就是一开始引起他注意的那种光。

一对精致的小耳朵，一头丝一样浓密的毛发。

原来是河鼠！

两个动物小心翼翼地彼此打量着。

“嗨，鼹鼠！”河鼠招呼道。

“嗨，耗子！”鼹鼠答道。

“愿意过来玩吗？”河鼠立即问。

“哼，说说倒容易。”鼹鼠有没好气的说道。他第一次见河，对河上的生活方式还很陌生。

河鼠二话没说，便弯身子解开了一条绳子一拽，然后轻轻踩上了一只鼹鼠刚才没发现的一只小船。那船里面漆成白色，外面漆成蓝色，正好装得下两个动物。鼹鼠的心一下子就向小船飞去了，尽管他并不十分明白小船有什么用处。

河鼠潇洒地把船划过来，停稳了。他伸出一只前爪，搀着鼹鼠小心翼翼地走下来。“扶助它！”河鼠说，“现在，轻轻地跨进来！”于是鼹鼠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真的坐进了一只真正的小船的尾巴上。

河鼠推船离了岸，划起了桨。“今儿过得真快活！”鼹鼠说，“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还从没有坐过船呢。”

“什么？”河鼠张大了嘴惊异地叫了起来，“还没有坐过……竟然没有坐过……哎呀呀，我……那你一直是干什么的呀？”



“坐船真那么舒服吗？”鼯鼠不好意思地问道。其实，当他身子往后一靠，打量起垫子、船桨、桨架以及所有令人着迷的装备，并感到那船在他身下轻轻地起伏时，他就已经相信这一点了。

“舒服？只有在船上才算得上生活，”河鼠弯下身子划着桨，严肃地说，“相信我，年轻的朋友，除了在船上游逛，就再也没有其他什么值得做的事了，绝对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也不干，只是游逛，”他梦呓般地继续喃喃道，“坐在船上，到处游逛，游逛……”

“注意前面，耗子！”鼯鼠突然叫了起来。

已经来不及了，船已全速撞在了岸上。那划桨的迷糊鬼一个仰巴叉跌倒在船底，后爪翘上了天。

“——在船上过日子——或是驾船过日子，”河鼠开怀大笑，一骨碌爬起来，若无其事地说下去，“在不在船上都没有关系，一切都好像并不重要，美就美在这里。不管你去哪儿还是不去哪儿，到达了目的地还是到达了别的地方，你总是在忙，可又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一件事干完了永远还有别的事干。只要你喜欢，你可以干，你也可以不干。听着，如果你今天上午手上真没有事儿干，那咱们是不是一块儿划到下游去，逛它一整天？”

鼯鼠高兴得直晃脚丫子，一挺胸脯十分满足地吁了口气，身子往柔软的垫子上幸福地一靠，“今天我可要快快活活地玩它一天！”他说，“咱们马上出发吧！”

“那你就坐稳了！”河鼠把缆绳穿进码头的环里，钻进上面的洞里去了。不一会儿扛了个柳条午餐篮，摇摇晃晃地出来了。



“把这东西塞到你腿下去。”他把柳条篮递到船里，对鼯鼠说。然后解开缆索，又拿起了桨。“里面是什么东西？”鼯鼠好奇地摇晃着问。

“是冷鸡肉，”耗子简短地回答。“冷舌头冷火腿冷牛肉腌小黄瓜色拉法式面包卷水芹三明治罐装肉姜汁啤酒拧滕水汽水……”

“别说了，别说了，”鼯鼠高兴得要命，大叫了起来，“太多了！”

“你真认为多吗？”河鼠一本正经地问，“我做这种短距离旅游就带这么点东西，别的动物总说我可怜巴巴，带的东西只能勉强够吃。”

可他的话鼯鼠一句也没听进去。鼯鼠一心沉醉在新投入的生活里，叫水光、波浪、香味、声音和阳光激动了。他把一只爪子伸进水里拖着，做起长长的白日梦来。河鼠是个善良的小家伙，不停地划着船，没有去打扰他。

“你那身衣服我可真是喜欢得了不得，老家伙，”大约过了半小时，河鼠说，“哪天我买得起了，我就要去弄件天鹅绒的熏制黑套装穿穿。”

“请原谅，”鼯鼠费了很大劲才回过神来，说，“你一定会觉得我粗鲁，但是这东西对我来说太新鲜了。那么……这东西……是一只河吗？”

“不是‘一只’河，而是一条河。”河鼠纠正他。“你真的是在河边上住吗？这日子多快活！”

“在河边住，跟河一起，在河上漂，在河里游。”河鼠说，“河就



是我的兄弟姐妹大姑妈小姨娘和朋友，我吃的是河，喝的是河，当然，河还是我的盥洗室。这就是我的世界，我再也不想要别的世界。河里没有的东西就不值得有，河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值得知道。哇噻！我跟河过的日子有多美呀！不管是冬天夏天，春天秋天，河里都有好玩的东西，都有叫人兴奋的东西。二月涨大水，我的地窖和底层房间灌满了对我没有用的饮料，褐色的水在我最好的卧室的窗户边流过，或是在水退以后留下一片烂泥，闻起来就像葡萄干糕饼。芦苇和野草堵住了河道，我就能够在大部分河床上吧嗒吧嗒地乱跑，找些没见过的东西吃，还不会湿脚！”

“可有时候不也会觉得闷吗？”鼯鼠大着胆问，“就你跟河俩，再没有别的人跟你们谈话？”

“再没有别人？——算了，我对你不能要求太高，”河鼠宽怀大度地说，“你对河还陌生，当然不知道，现在河岸上的住户太多，多得全都想搬家了。啊，全变了，跟过去大不相同了。水獭、翠鸟、松鸡，差不多整天在河上，总在逼迫你非干点什么不可——好像我们就没有事要干似的！”

“那边是什么？”鼯鼠问，爪子一指。河一侧的水草地衬托在一片黑糊糊的林地上，露出了轮廓。

“那边？啊，那是野树林，”河鼠简短地回答，“我们住河岸的人是不大到那边去的。”

“他们——住在那儿的动物都是好的吗？”鼯鼠有点紧张地问。

“这个嘛，”河鼠回答，“我想想看。松鼠是不错的，兔子……



是的，他们有的好的坏的，然后还有狗獾。狗獾住在林子正中，哪怕你花钱让他往别处搬他也不干。可爱的老狗獾，谁都不去打扰他，也不愿意去打扰他。”他意味深长地补上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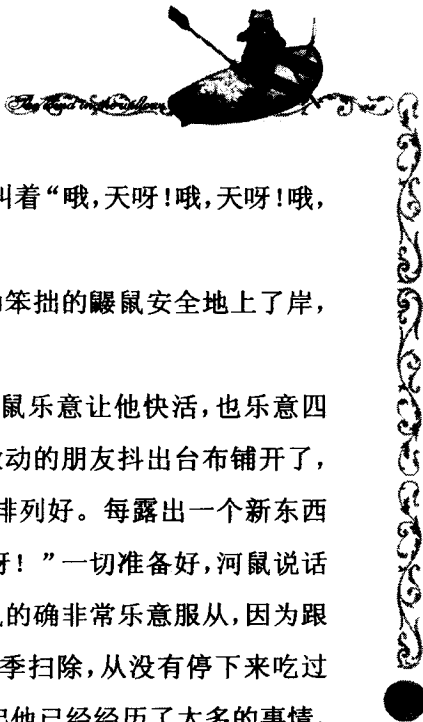
“怎么？还有谁会去打扰他吗？”鼯鼠问。

“唔，当然。还有别的动物，”河鼠有点拿不定主意了，解释道，“还有黄鼠狼、棕熊、狐狸……这些，他们也算是不错的……我跟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见了面就成天一起玩……但是他们有时候要发脾气，那也是没法子否认的事。还有……唔，对于他们你就不能真正信任，那也是事实。”

鼯鼠很明白，继续往麻烦里问是违背动物社会礼貌的，即使暗示也不行，于是没有再问。“野树林那边又怎么样呢？”他说：“那边模模糊糊蓝成一片，看去也许是山，也许不是。还有些东西像城里的烟雾，是飘动的云吧？”

“野树林外头就是大世界了，”河鼠说，“对你我就再也没有意思了。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会去。你若是有点头脑的话，也是不会去的，请你以后就别再提它了。现在你看，我们已经到了回水沱，我们吃饭的地方。”

他们俩离开了主流，划到一个初看像是陆地包围的小湖的地方。两边绿色的泥草河岸形成了一道斜坡，蛇一样的褐色树根在平静的水下闪光。再往前去便是银色的汉湾和拍打着河堰的泡沫。那河堰连着一个老转动的湿淋淋的水车，水车边耸立着带灰色尖顶的磨房，把缠人的嗡嗡声散进了空气，使空气显得沉闷而窒息。清脆的细小的谈话声不时从磨房里快活地飘出。那声音太



美丽，鼯鼠只能举起一对前爪喘着气叫着“哦，天呀！哦，天呀！哦，天呀”！

河鼠让船横靠了岸，拴牢了，帮助笨拙的鼯鼠安全地上了岸，再把午餐篮提了上去。

鼯鼠请求准许他单独来开包，河鼠乐意让他快活，也乐意四仰八叉倒在草地上休息。这时那位激动的朋友抖出台布铺开了，一个一个取出了神秘的包裹，按内容排列好。每露出一个新东西他就喘着气直叫，“啊，天呀！啊，天呀！”一切准备好，河鼠说话了，“现在，使劲吃吧，老家伙！”鼯鼠的确非常乐意服从，因为跟别人一样，他那天一大早就开始了春季扫除，从没有停下来吃过一嘴、喝过一口。从那个遥远的时刻起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情，那似乎已是好几天前的事了。

“你在看什么呀？”两人的辘辘饥肠略微缓解，鼯鼠的眼睛可以望望台布以外的地点了，这时河鼠立即问他。

“我在看，”鼯鼠说，“水面上流的那串泡泡。我觉得那玩意儿很有趣。”

“泡泡吗？啊哈！”河鼠说，带着邀请的口气快活地叫了一声。

岸边的水面上露出了一个宽大的闪着光的鼻子，水獭从河里爬了出来，抖着毛皮上的水。“馋嘴的叫花子！”水獭边往吃食走来边说：“请客为什么不请我，耗子？”

“这是临时招待，”河鼠解释，“顺带介绍一下——我的朋友鼯鼠先生。”

“很荣幸见到你。”水獭说，两个动物从此便成了朋友。



“到处都这么闹哄哄的！”水獭接下去说，“今天全世界都好像到河上来了。我到这里回水沱来原是想找点安静的，可又碰上了你们俩！——至少——对不起——我并不真是那意思，你知道。”

他们身后又有了簇簇的响动，是从一道树篱传来的，那里去年的落叶还堆得很厚。一个带条纹的脑袋，后面是高高的肩膀，在盯着他们仨看。

“来吧，老狗獾！”河鼠叫道。狗獾向前跨出了一两步，吭了一声，“哦！有朋友啊！”

说完转身便走掉不见了。“他就是那么个德行！”河鼠感到失望说，“就是不喜欢交际！我们今天是再也见不到他了。好了，告诉我们今天是谁到河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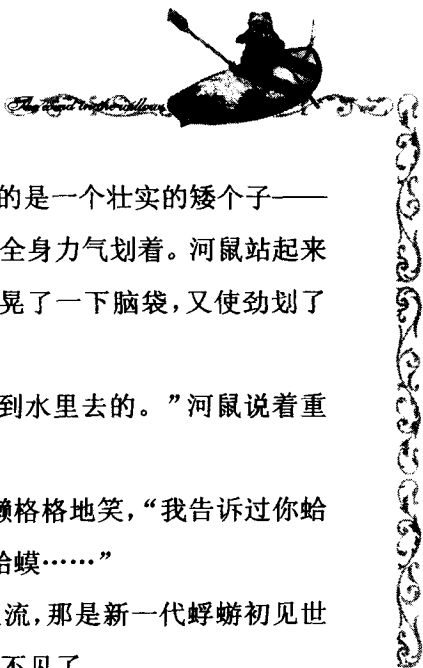
“有一个是蛤蟆，”水獭回答，“划了他那崭新的赛艇，一身新服装，全套新行头！”

两个动物彼此望望，笑了。

“以前他只玩帆，”河鼠说，“玩腻了又撑船，除了每天每日从早到晚地撑，什么都不感兴趣，撑得乱七八糟。去年又喜欢上了住家船，我们都得上那住家船陪他，还得装出喜欢的样子。他还说要在船上住一辈子呢。不管玩什么他都这样。玩腻了又换新的。”

“他倒是个好动物，”水獭沉思着说，“只是不稳当——尤其是在船里！”

从他们坐着的地方可以瞥见岛子那边河道上的一小段主流——岛子把他们和它分开了。



此刻一条赛艇闪进了视线。划船的是一个壮实的矮个子——划得水花四溅，船身直晃荡，仍然使尽全身力气划着。河鼠站起来跟他打招呼，蛤蟆（他就是蛤蟆）只摇晃了一下脑袋，又使劲划了起来。

“像他那样摇来摇去马上就会摇到水里去的。”河鼠说着重新坐下了。

“他当然会掉到水里去的，”水獭格格地笑，“我告诉过你蛤蟆跟桨打架的故事吗？是这么回事，蛤蟆……”

一条嬉戏的蜉蝣歪歪斜斜擦过主流，那是新一代蜉蝣初见世界时的激动姿态。水花一溅，噗，蜉蝣不见了。

水獭也不见了。

鼹鼠低头一看。水獭的话音还在耳里，可他躺过的泥草地上显然已经空了。一直望向远处的地平线，都没有见到水獭的影子。

但是河面上又出现了一串水泡。

河鼠哼了一只曲子，鼹鼠想起了动物的礼仪：在任何时候对朋友的突然失踪发表评论都是不允许的，不管有什么理由，或是没有理由。

“好了，好了，”河鼠说，“我看我们得挪挪地方了。我在想我们俩由谁来收拾午餐篮子最好呢？”他那口气表示并不特别急于享受这种待遇。

“啊，请让我来收拾吧。”鼹鼠说。当然，河鼠就让他收拾了。

收拾午餐篮可不像打开午餐篮那么愉快——从来就不愉快。但是鼹鼠有个天性，无论干什么都能感到快活。只是当他收拾完